

近日,小说家程小莹的长篇非虚构作品《张文宏医生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。这部作品首发于《收获》长篇专号2020冬卷,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经历为主线,全景呈现了2020年抗疫的上海方案和中国经验——

# 张文宏: 一个医生的日常医学叙事

壹 他说他自己也不晓得自己下一句会说什么

张文宏讲过很多话。大众耳熟能详。许多人因为他的话语而识得这个人物。一是因了他的语言高度的辨识度;二是他的语言独特背景——疫情爆发与全民战疫。这些形成张文宏的叙事语境,也是他与大众的共情力之所在。

作家本能对语言敏感。我感受张文宏的语言魅力,先是阅读几乎所有关于张文宏的访谈,他的演讲和视频连线讲座。张文宏开讲,站在台中央,手拿话筒。这种演讲既有口头语言,还有肢体语言。我看到他经常要踱步,类似走两步退三步的,在台上前后左右来回走,一边说,与台下听者互动。张文宏后来诸多“金句”,此时初露端倪。他的语言能力,确有其独特魅力——对病毒和抗疫作医学叙事,全部是日常生活化。

张文宏的这段演讲视频,让我对他的直观产生很大影响。后来我和他面对面,基本不会用正襟危坐的问答式,所有采访交流全程不拿手机拍照,不做笔记。我用眼睛看,耳朵听,我心里记;我脑子里总是觉得和他在漫步,走两步退三步似的晃悠。那些专家组会议,查房,病例会诊等诸多现场,我都是远远地坐在一个角落,与张文宏的专业团队保持距离。我总觉得一个外人出现在这样的现场会有兀无之感,会不真实,影响原来应有的气氛。甚至有一次,华山感染科与其他科室的一个专家会诊,张文宏说,你想参加的话,我给你弄件白大褂穿上,你就坐在边上一起听;但还是要跟院方打个招呼,因为涉及病人隐私。

我觉得太麻烦他了。遂作罢。

所以,很多有意思有信息量的对话,都是和他在等电梯闲聊的时候;进办公室入座前忙着倒茶抹桌子开空调的时候;他开车我坐在边上的时候;吃饭点菜等上了菜的时候;在华山医院西院职工食堂面对面稀里呼噜吃一碗面的时候……

就是这样,张文宏的思路信马由缰,这样的跑马般的思路生就的语言,信手拈来,你不知道他的下一句话会说什么,他说他自己也不晓得自己下一句会说什么;话音间,他时有停顿,和缓中带一点节奏,一种裹在柔美中的犀利,让对话暗藏机锋。有一些和张文宏紧密度各不相同的断章、逸事,星星点点,在他的叙述间溢满出来,也许就成了张文宏的历史。

还有他说的普通话、上海话。我觉着很动听。生动活泼。我们之间的聊天,普通话上海话交替。说到有意思、有趣味,好白相的地方,他经常会一个停顿,说“你说是吧”,或者“依讲呢”,他那句“我对乡下人老好的”便是典型的如此语境。他这样说,我哈哈大笑起来,由衷地赞赏。他说“你讲是不啦”问你,没有一点敷衍你的意思,而是眼睛看牢你。非常认真。

我后来在写作中,就经常这样进入他的语境,口中念念有词,自言自语地来一句“你说是吧”、“依讲呢”。完全可以用他的口吻来叙述一件事。

比如,他的一段关于自己的独白:“那时候,内心其实是很焦虑的,又不好挂在面孔上。市领导、专家医生同仁、下面的小医生,还有老百姓,都看着你。你不好慌。你看我慌吗?我不慌的。香港有个专家讲,这一次,他真的有点害怕了。我很理解这个专家的心情,疫情的严重性,我们都晓得。慌也正常。人类大祸临头,来得又是莫名其妙,一点吃不准,怎么开始的,怎么结束它;没有一个人讲得清爽。哪能不慌。但慌归慌,不会手忙脚乱。你说是吧。再说,光是慌,有啥用。人总归要想办法的呀。所以,忙是真忙的。但会有点焦虑。所以我会经常出来讲几句。也是有人采访,要我讲。这样的讲话,对我自己的思路,是一次梳理,情绪上,也是一种宣泄。所以,我说话可能会带有点情绪,会有点火气,说话比较直,有时还会有点急……我来讲,人家要听,听得进。这一点,我是自信的。这是我的专业。”

这段话的意思,他分别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跟我说过。写作中有一阵几乎完全进入到张文宏的语境,寻到与他一样的语言节奏,写起来很舒服。



李白这是向崔颢致敬吗?不是应该别人向李大师致敬才对吗?

## 让李白不敢题诗的地方

□谭天

去过武汉的人都会去黄鹤楼“打卡”。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之巅,濒临万里长江,它不仅是武汉的地标性建筑,还被称为“江南三大名楼”之一。因此不少人都会去那里饱览名胜古迹,不过游客大多只是欣赏其恢宏独特的建筑风格,其实历代文人骚客在此留下的诗文更值得玩味。

传说李白少年时到处游山玩水,在各处都留下了诗作。当他与杜甫登上黄鹤楼时,被楼上楼下的美景引得诗兴大发,正想题诗留念时,忽然抬头看见楼上崔颢的《黄鹤楼》,连称“绝妙、绝妙”,并感叹道: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面。”李大师被吓住,搁笔不写了。

崔颢谁呀?题诗竟能镇住诗仙李白?昔人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崔颢的《黄鹤楼》诗即从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,借传说落笔,然后生发开去。仙去楼空,唯余天际白云,悠悠千载,正能表现世事茫茫之慨。诗人这几笔写出了登黄鹤楼的感受,气概苍莽,感情真挚。此诗似有两点犯忌,一是“黄鹤”二字再三出现,二是有的地方不讲平仄。然而,这就是大家之作,崔颢是依据诗以立意为要和“不以辞害意”的原则去实践的,

所以才写出这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。沈德潜评此诗,以为“意得象先,神行语外,纵笔写出,遂擅千古之奇”。

再说作者其人,崔颢的事迹流传甚少,现存诗仅四十首。原来崔颢“有文无行”,这厮年轻时不仅年少轻狂,而且到处撩妹留情,娶了美女后又始乱终弃,人品不行。仕途也不顺,得中进士以后只是做了小官。20年中他远离京城长安,足迹遍及大江南北,自淮楚而至武昌、河东,最后还到了东北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崔颢的才华,反而他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浪迹江湖的见识令其晚年诗风大为转变,变得雄浑奔放。

后来,李白也仿照《黄鹤楼》写下《登金陵凤凰台》:

李白这是向崔颢致敬吗?不是应该别人向李大师致敬才对吗?

我游岳阳楼时也曾写了一篇《新岳阳楼记》,在下不才斗胆向范仲淹致敬。

建议黄鹤楼景区举办一些线下和线上的赛诗会、诗词沙龙等活动,以诗会友,通过互联网让今人与古人来一个时空对话,这既是旅游推广也是文化传承,两全其美,岂不妙哉?

貳 这是个心思缜密的人,并且,很会为别人着想

张文宏极忙。这种忙,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。但你完全可以理解,疫情紧迫,国难当头,生死攸关。为一些写作上的事情去打搅他,不忍。

张文宏也不愿意多谈他个人的事情。你问他有关疫情和防控方面的问题,他可以有问必答。但没有什么人可以进入到他的个人生活。他认为这个和他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,我在全篇“开场白”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张文宏很少讲自己的故事。”

在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采访写作中,这是一个障碍。接受这个写作任务以后,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,4月下旬先有过一次与张文宏见面,此后有将近两个多月,实际采访陷入停顿。

等待机会。张文宏忙,但还是会回复我的联系,一条白天给他发的短信,他会在深夜给你回复。老正常的。而且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。他很诚恳。需要有个与张文宏面对面的机会。我作为第一个写作者,首先需要与人物建立某种情感联系。

直至6月,疫情趋于缓和,张文宏已经恢复自己的专家门诊。张文宏愿意开聊了。我们相约于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的工作处。张文宏把时间安排在周六,办公处相对人少。“依过来,上午我正好要新病房,是我们专家组集中给新冠病人会诊查房。顺便还好看我的工作环境。然后还有一个与境外的视频连线,中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个饭。我们好好聊聊。下午……再讲了。我是这样安排的。依讲呢。”

那是2020年7月18日。我先于张文宏到华山医院感染科小红楼。张文宏在电话里关照,你自己上去也可以,在电梯口等我也可以。我就自己先上了五楼,他的华山感染科工作区,甚至叫开了门禁进入到“半感染区”。找不到张文宏的办公室,一个人在里面晃悠一阵,还是退出来了,回到电梯口等他。见面后,他引我进办公室。一面说——事体总归要做的。依讲呢。

那天,我们聊天,我看他在这个工作环境里的生存状态。他工作的时候,我不响,看着他。还打量他的办公室,他的奖状奖牌,他的脚踏车,他放在地上的一大包泡面饼,他的咖啡机,饮水机,他下面条的小锅,他的视频连线时候用的灯架……

那天中午,他带我到外面吃饭。乌鲁木齐路长乐路口的那家西式餐馆,很贵,一份牛排套餐要二三百块;他帮我点牛排,自己点鸡肉。他付账。令我心里一直不安。太贵了。本来他

上方露出的一双双眼睛。他们照亮生活。而此时,我的身后,就坐着一个白衣战士里最典型、也是最特别的一个。他正面对自己的笔记本电脑,一个人咕噜咕噜,在说些什么。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,但你知道,他在忙跟外面每个人生命有关的事情。

我就一直看着窗外,回想一个上海乃至全国抗疫的大背景下,初春,一段中国人艰难的时光,晦暗,阴沉。便有一个医生的日常医学叙事,令国人看到希望。“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。”我忽然想到美国老政客基辛格说中国人的这句话,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阿拉好过去了。辰光差不多了。张文宏在唤我。一面收拾起自己的双肩包。我平复心情,说,外面的树,长得真好。

他说:“当初的两个月,刚来的时候,是最冷的日子,开空调制热,到开春离开。现在已经



张文宏  
医生  
程小莹著

张文宏  
医生  
程小莹著

肆 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

作品以“开场白”起始,三章主体,分别就上海战疫、“上海方案”、上海公共卫生体系的坚强堡垒作用;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半个世纪的历史足迹、华山感染科三代人的奋斗经历和精神传承;张文宏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,语言魅力,内心精神与思想境界;最后的“留白”,至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,彰显伟大的中国抗疫精神。张文宏是其中一个令人难忘的身影。

张文宏冲锋在前,没有陷阱;张文宏更像个号手,他吹冲锋号,也吹集结号,吹熄灯号,起床号,出操号、开饭号,上课号……

他的行事风格,话语特色;一个生动的医生形象,得到大众瞩目,红极一时;这里面的故事。这也意味着,读者都认识这个人物——张文宏。

许多人也许比我更了解这个人,或者,每个人,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那个“张文宏”;大家都很清晰地明白,在这个世界上,在中国上海,2020年里,有一个真实的、活生生的张文宏。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社会背景,有自己的性格,作出自己的选择——而最为考验写作的是——这是一个“非虚构”的故事。

这是个真实的讲述。甚至许多是口述实录,以及大量的真实话语背景。张文宏是个能说会道的人。他的语境,为人熟悉;他的精神与文脉,有深厚的历史渊源。全书以这样的语境,真实地还原一个人。

9月底,初稿完成。十一长假伊始,我将初稿发给张文宏,请他审阅。长假最后一天,他发了邮件,附带短信——“程老师,写的好。”

他提出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,并让我直接与他的助手联系落实。另外一个附件,是文稿修订本。打开附件——14万字的稿件,他逐字逐句作了审定,修改,甚至标点符号,几处重复的叙述,他都一一修正,删改。修改标识清晰明了。

有许多人对张文宏的“意外走红”毫不惊讶。“张爸”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他的学生,他的同事这样说。

在医学院,听过张老师的课或者讲座的同学,都会记住他。很多人纳闷,我也一直不解,张文宏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——连轴转。机器人也有劳损的时候。

有一次,科室晚上的组会,文宏被白日连轴的会议和专家门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,这一次,撑不住了。几位学生发言,还没完,忽然发现张文宏睡着了,有人不禁笑起来。有一个坐在文宏医生旁边的医生,却没有笑。

这个学生无意中注意到,张文宏面前的电脑,开着,进入屏幕保护状态,电脑屏保画面,不是华丽的景色和动感的光影,黑色背景下,几个鲜明的大字:正直、谦逊、踏实、节欲。

哈尔滨的男人女人也跟这季节差不多

## 哈尔滨的风

□皇甫一平

还在大暑的节气里,哈尔滨早上的风就凉爽了起来。

昨晚,客厅呼哒呼哒了一整夜,我还以为是空调的声响。

早上起床一看,是从窗户里吹进的——穿堂风。这穿堂风跟空调的动静一模一样。

前两天还有点儿热,这两天下了暴雨,凉快了起来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哈尔滨没有盛夏。即使再热,也不用开空调,而且夜间还要盖上薄被子。

这个城市真是个养人的好地方。

冬天,哈尔滨的风很特殊。大风天气不多。可是风干冷干的,吹到脸上像小刀割肉般,又麻又疼,止不住,用手抚摸,像是打了麻药针,麻酥酥的,感觉不到是自己的手在摸。

哈尔滨冬天的风真峻峭啊!

这座城市,每年基本上就两个季节。一个是冬天,一个是夏天,各半年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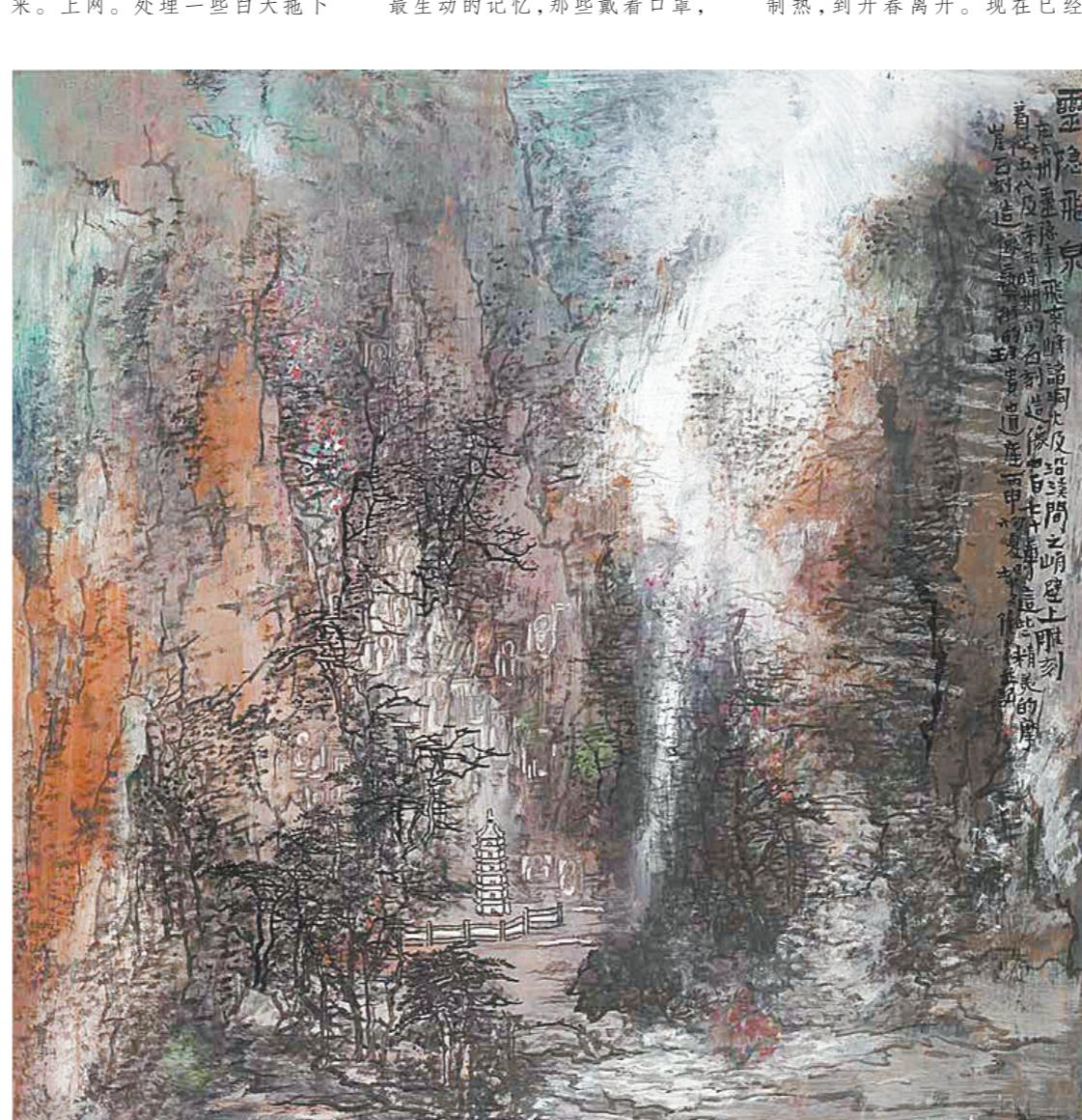
冬天冷到极致,嘎嘎地,零下30多摄氏度,松花江的冰上可以跑汽车;夏天很凉快,基本上没有热天,凉飕飕的,舒服极了。

哈尔滨的男人女人也跟这季节差不多。待你好认可你,可以把心窝掏给你,让你很舒服。待你好没接受你,就像冬天一样严寒逼人,说出的话,很刻薄,让你无地自容。

这气候和人文是一样的。

哈尔滨也是这样,若干年后经济、文化、社会有了长足发展后,这座城市也将跻身于世界大都市的行列之中。

这不是梦想,只是个时间问题。



灵隐飞泉(纸本设色)

□宋陆京